鄒　序

國父於學孜孜不倦，於書無所不窺，嘗有問　國父究治何種學問者，　國父語之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也。凡一切學問，苟有以助余革命智識及能力者，余皆以為研究之資料，俾以組成余革命之學也。」國父於學勤博如此，自立體系如此，故不論何種學說，皆能取其精而用其宏，咀其華而含其英，融匯之，貫通之，今讀遺教，無所不包，靡學不具，治遺教者，各以其所治而求之，莫不各有所得，如入百寶庫藏者，必能恣其所悅而懷寶以歸，絕無求而不獲者也。李君浴日夙治兵學，見解獨到，近取　國父有關兵學遺教，著　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將　國父各種戰爭理論，分別闡述，其研究可謂勤而有獲者矣。夫革命者，應乎夫，順乎人，而革故鼎新之大業也。質言之，用生存戰政治戰經濟戰以蘄戰勝敵人，而達到平等自由和平，以竟革命之全功也。　國父之生存戰，以民族主義為武器；政治戰，以民權主義為武器；經濟戰，以民生主義為武器。猶憶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廣州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時，講演「主義戰勝敵人」，即以此訓示黨員。復申言：「有此主義為武器，又必須堅信其可以獲致勝利。革命鬪士，有此信念，乃能一以當百，如黃花崗鎮南關武昌河口各役，迭次起義，類皆以少敵眾，莫不以幾十人或幾百人敗清兵數萬，為兵家之所咋舌稱奇也。」昔皇甫肱曰；「太公論將，曰勇智仁信忠；孫子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太公以勇為首，孫子以智為先，誠以勇非智無以成，智非勇無以行。　國父則以智勇均為革命軍人所必備，又以實行三民主義為革命軍人之仁，故能以少敵眾，以寡勝多，實比姜太公與孫子為進步。李君此書，首言　國父戰爭思想，次言戰時政治經濟宣傳諸端，並以精神力為決勝之本，是已深得　國父革命戰理之真諦，於目前加強反共抗俄之貢獻，尤不鮮也。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十日鄒 魯序于臺北

自　序

「當今之世，能戰則存，不能戰則亡。」這是　國父的名言。　國父又說：「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是怎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拿破崙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崙第三之帝國便亡。」這些勝敗存亡之事理，大家在今日總可澈底了解吧！

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這是指出我民族國家五千年來強弱興亡的癥結所在，到了今日，大家還不覺醒嗎?

所以我們在今日不要害怕戰爭，更不必諱談戰爭，我們要習慣戰爭，參加戰爭，更要把我們正確的戰爭理論建立起未。

偉大的反共抗俄戰爭，是一個長期的戰爭，也是一個新型的戰爭，最忌空談，尤忌盲動。它要有理論的基礎，更要有正確的理論來做行動的指針。這便是我今日出版這本書的動機。

國父戰爭理論中國歷史的產物，是由研究到實踐的結論，博大精深，闡揚匪易，尤其散見於全部遺教之中，未成體系，整理確要相當時間。記得民國三十一年，我基於研究孫子兵法的啟示，及創辦「世界兵學」雜誌的機會，在韶關一個山崗上或作或輟，費時一年，並經博訪周諮，寫成本書的前身「中山戰爭論」，出版之後，曾承中宣部嘉獎。勝利還都，由某出版社印行，校對不精，錯誤驚人。現以時代的需要，爰將修正補充，並配合反共抗俄，易名「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適為俗物困擾，未能盡量發揮。校對時，雖欲增添，已受限制。至於體系的構成，資料的處理，幾經考慮，不知絞盡了多少腦汁。

對　國父革命戰理作有系統的研究，尚無第二部著作。我不敢說本書已臻於完善，不過讀者於本書裏，對　國父戰爭思想的正確，國防計劃之宏偉，戰時政治經濟宣傳的重視，還有：建軍方略，精神重於物質，對外抗戰應採取的戰略，以寡擊眾的非常戰術，以及　國父怎樣成為一個大軍事家，知難行易在軍事上的價值等等，自可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由認識進而實踐，亦即說我們能夠切實遵照　國父這套最明智而正確的戰理來反共抗俄，必可爭取最後的勝利，且可縮短勝利的時間。

于先生右任為中國現代文武兼全的人物，亦即「中山型」的人物，本書此次出版，作者曾謁於其寓邸，承賜鼓勵，並親題封面。鄒先生海濱追隨　國父多年，功高黨國，著述等身，憶前寫「中山戰爭論」時，在渝迭荷指示，此次又承賜序，均使本書增色不少，感激之餘，謹此誌謝。

又，本書此次出版，慎重再三，各章均分別敦請友好評閱一過，並承指正，感激無既。為求完善起見，謹以至誠希望讀者賜予教正和批評，以便他日重訂。拋磚引玉，尤所企望。

李 浴 日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一日序與臺北